

同治嫖院

(民国)陈莲痕 著

一、砭薄俗详认婚姻

话说婚姻不自由，乃是我们中国家庭黑暗的一种情形，也可说是我们中国家庭不能发达的主要原因。这种并不是在下做书的人所发明的，现在凡是开通些人物，没有一人反对这话的。

在下做书的把这话引在这里，无非是人云亦云，把这话评论说说罢了。因为婚姻乃是家庭的起点，便是夫妇幸福或悲痛的关键。假便婚姻和谐，夫妇的意见相同，没有丝毫芥蒂，那才是夫妇的幸福，便可得一良好家庭；假使反过来说，婚姻出于强迫，夫妇的感情当然不能亲密，夫妇间当然也毫无幸福可言，更何从得家庭良好的结果？照这样说起来，婚姻这桩事情，无论对于男子或是女子，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倘婚姻的自由权，给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，那么，前途的生机，前途的幸福，都完全消灭了。好像宣告了死刑似的，虽还没曾绑到法场，肉体上还不曾经着剧烈的苦痛，但是精神上所受的刺激，比着肉体的苦痛，更是难受。所以从古以来，往往有甲男爱着乙女，乙女也慕着甲男，竟因阻力横生，不能达到目的，遂殉情而死。照春秋责备贤

者的眼光，评判这种情形，当然一死轻于鸿毛，未免太不值得。但是事到临关，总觉得生机已灭，幸福已绝，即使保留这颗麻木不仁的残躯，以似觉毫无生趣了。有一般比较的达观男子，遇到这种婚姻阻力的事情，虽不致把生命孤注一掷，去做情海冤魂，但总因精神上不很舒服，也便消极起来，处处抱着悲观的眼光，别人以为畏避的，他偏要去试一试，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前途，本看作无关重要，对于自己的生命，更觉得可怜的哩！

在下说到这里，奉劝世界上做父母长辈的人，对于子弟们的婚姻，虽不可过于放任，但千万不可出于强迫，总要确定一种意见。婚姻的自由权，做父母长辈的人，能够替子弟们的幸福，细察起来，能有几人？莫说平民家拘守向来的积习，牢不可破，不肯为子弟们开一线生路，便是那皇帝家，也

是黑幕重重，真有所谓说不得的哩。看官们或许要暗笑在下说出这话，未免言之过甚。因为贵为天子，三宫六院，粉黛成群，要怎样便能怎样，难道婚姻也无自由之权吗？在下也明知这话说得太离奇，不过做书的现在引一桩故事出来，贡献给看官们参考参考。

说到这桩故事，也出要前清时代，在下在正文未开场以前，先把这事简单的说一说：原来同治皇帝因为自己所心爱的皇后，不能得他生母皇太后的乐意，美潢姻缘，常留缺憾。他生母皇太后却给他作主，强迫他另爱了一名贵妃，这种爱情，既系强迫而来，当然毫无幸福可言。同治皇帝受此刺激，便留连花月，走马章台，直到后来，染了恶疾，一病不起。他生母皇太后只生他一个儿子，他既死掉，又没曾生得孙子，传氏无人，只得嗣了他人之子，

聊胜于无。可惜好好的一个家庭，竟落得这个场，推起原因，都是婚姻不自由所致的。在下现在提起这事，也关实替他们痛惜！闲话表过，请看正文。

二、辅幼主两宫垂帘

话说咸丰年间，南省有太平天国余孽作乱，北省有捻匪作乱，天下纷扰，民不聊生。那咸丰皇帝又是耽情声色，毫无振作的精神，幸而天不绝满，满家气运，不致因此而绝，生了几员名将奇臣，出来给满家尽力平乱。直到咸丰末年，四方才得安宁。但因咸丰皇帝生平好色，身体非常羸弱，只生得一名皇子，名唤载淳。咸丰帝本有三宫皇后，只因正宫皇后久已死掉，东宫乃是慈安后，西宫乃是慈禧后，载淳便是慈禧所生。那慈禧后生性非常诚恳，

载淳虽不是她亲生的，她却很是爱护。那慈禧后却是阴险狠毒，名义上对待慈安虽很恭谨，实际上却是别有阴谋。那年正是咸丰十一年，咸丰帝年才三十一岁。六月那天，咸丰皇帝同了两宫皇后和皇子载淳都到热河行宫避暑，偶然感受风寒，久病积弱之躯，竟致一病不起。两宫皇后忙的携同皇子载淳回到京城，便由载淳嗣位，改元同治，便尊慈安后和慈禧后为皇太后。这时同治皇帝才八岁，因为幼龄登位难知大事，所以一切军国大事，由两宫皇太后代为办理。遇到王公大臣们入朝面奏的时候，两宫皇太后，垂帘听政，另有宗室大臣肃顺和文祥两人，在朝辅政。那文祥原是不学无术的蠢夫，浑浑噩噩，不过随班吃饭而已。惟有肃顺乃有咸丰皇帝的旧臣，咸丰年间，他权势已是很盛，到现在嗣皇登全，年龄幼小，心欺两宫皇太后乃是女流之辈，他因此便有非分之想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同治皇帝登位以后，究是小孩子家，不知国家大事究竟是什么，成天的不过在南书房读书罢了。那同治皇帝原是天资非常聪明的人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师傅沈桂芬异常惊异。但是聪明人都有一种通病，聪明人都不肯用功。沈桂芬时常进谏，同治皇帝孩子脾气，听得谏语，便时常嘻皮笑脸着。沈桂芬到也把他没法摆布。

有一天，正在讲读《论语》，同治皇帝听得不耐烦，呼呼地睡着了。沈桂芬见了这般情形，心想有了这样的好天姿，却不肯尽力用功，未免暴殄天下，便惊醒了他，婉言进谏。那同治皇帝听着，反笑道：“我倦欲眠，不如咱们都去睡一睡吧！”

沈桂芬听他这话，忙把脑袋在地上乱碰，哭谏

道：“现在陛下致力诗书之时，万恳陛下不要荒怠学业才是。”沈桂芬一面说话，一面又只管哭着。同治皇帝看他模样着实好笑，便取过一本《论语》，指着《论语》上刊着“君子不器”的一句，却把“器”字的下半两个口字掩着，对了沈桂芬微微的念道：

“君子不哭。”沈桂芬听见他恶谑得到也有趣，心想这孩子究是聪明的，不觉破涕为笑的奏道：“臣之哭谏，原是臣的一片愚诚，伏恳陛下圣鉴。”同治皇帝眼见沈桂芬诚恳的态度，也不觉感动了心理，从此便肯用功读书。

过了一年，同治皇帝知识渐开，也渐渐听得肃顺专权跋扈的情形。他年龄虽小，却已知道肃顺不好人，所以在玩耍的时候，常把小铁刀照准泥人的脑袋砍着，说着：“杀肃顺！杀肃顺！”两宫皇太后

见同治皇帝竟有这般胆识，心中暗暗称奇，后来风声传到肃顺耳朵中间，肃顺不觉大惊，便处处留意同治皇帝的颜色。恰巧那同治皇帝异常乖巧，见了肃顺之面，却不露出丝毫破绽，并且对于肃顺，更放出一种非常亲热的模样。

肃顺才得放心，以为小孩玩耍的话是不可据为深信的。却不知同治皇帝年纪虽只九岁，事无大小都已明白了。又隔了半年光景，肃顺被仇人的子侄奏参大逆不道，同治皇帝禀明两宫皇太后，竟下了一道严旨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把肃顺定了斩罪，绑赴法场正法。自从此事发生，满朝的王公大臣们，都知道同治皇帝是个英明有为的贤君了。

三、演武艺革营人命

话说肃顺奉旨正法以后，朝内辅政大臣只有文祥一人。因为文祥不很干练，两宫皇太后便命恭亲王奕訢，同朝辅政。那恭亲王乃是咸丰皇帝的胞弟，便是同治皇帝的胞叔，到也是个正直之人。所以朝内自从肃顺正法，恭王辅政以后，便日有起色，渐渐的振作起来。天下四方的人民，也以为上有明君，下有贤臣，从此天下可望太平了。

忽忽又过了几年，同治皇帝学业日见进步，两宫皇太后便命不必再去读书。这时同治皇帝只有十四五岁，论起来正当求学年龄，只因两宫皇太后膝下只此一子，恐怕读书多费及脑筋，碍了他的身躯，

所以撤废学业，宁愿同治皇帝成天的闲逛。这种家庭教育，原是贻误子弟的，也是我们中国家庭腐败的主因。

大多数做父母的人，都有这种奇怪的心理，表面上看起来，似乎这种情形乃是父母爱护子弟的好处，实则非但不是爱护子弟，简直是害了子弟。

话休烦絮。且表同治皇帝出了南书房，不再念书，少年人谁不爱动？成天的闷着，怎能过去？当初同治皇帝念书的时候，天天埋首于典籍之中，又和沈桂芬等一般通儒硕彦，厮混在一处，耳所闻的乃是些圣贤之言，目所见的又是些礼义之行，非但光阴过得很快，学行也着实受益非浅。现在同治皇帝弃掉学业，也不致力诗书，沈桂芬等也从此疏远着了，成天的所厮混的人，都是些内监宫婢。常言

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

那般宫监们竟天的职业，无非是摇船抬轿和一切侍候应役罢了。

恰巧那慈禧太后最喜听戏，那般宫监们能够唱几句昆、戈、皮簧、梆子腔的，个个粉墨登场起来。同治皇帝对于戏曲，本是茫然不知，因只生性好动，便喜欢看那武戏。时常见着武戏的场子，觔斗掼跳式样层出不穷，非常赞叹，益发的爱看。但因唱戏的时候乃有一定的，这种唱戏的全仅又都是慈禧太后所执掌的，同治皇帝素来有些惧怕慈禧太后的，怎敢在太后面前说出爱看觔斗掼跳的话？因此他在观戏之余，私自命宫监仿演，但是这种觔斗掼跳的手段姿势，必须身体灵活，年龄幼小，才得旋据如意；但是年龄大些，或者身体蠢些，便不能强演。

同治皇帝又因戏班中宫监能演这种把戏的，都是慈禧太后的私人，不敢便命这班宫监扮演，只得命别的宫监仿着演来，可怜那班宫监们都没有习过武行把戏，个个不敢尝试，同治皇帝道：

“天下的事情，哪一桩是学不会的，他们能够觔斗攒跳，岂是生而便会会的？常言道：‘有志者事竟成’。又言道：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。难道你们就不能仿演吗？即使一时不能立刻成功，何不习练几天，缓日再演哩。”宫监们听着，怎敢说出半个不字。同治皇帝便亲自教授宫监们仿演。因为宫监们年龄都不很小，身体不很灵活，同治皇帝想得一法，用板凳置在地上，命宫监横卧在上面，亲手去按住宫监的肚子，使他圆转起来，好像连环似的。那班身体软弱的宫监，虽觉得肋骨酸痛，但

也不致立刻送掉性命，惟有那班身体较僵的宫监，哪里能够圆转如意。同治皇帝又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强迫着他们，用手强教他们仿演，于是宫监们经了这种说不出的苦，每天竟要死掉许多。那没曾死掉的，也有伤了肋的，也有断了骨的；那般能够不死不伤学会这套把戏的，不过百中之一。但是宫内人数众多，宫监们死伤的虽是很多，学会的也不很少，那学得精的人，觔斗能连翻几十个，铮铮地落在地上有异响，却继续弗息，同治皇帝见了大乐。

四、立中宫西后阴谋

话说同治皇帝在宫中游逛玩耍，到也并不寂寞。他本非是无道之君，所以游逛也是有节制的。光阴如箭，岁月不留，匆匆又转瞬过了几年，同治

皇帝已到了大婚之年。两宫皇太后便下谕命宣满女入宫，选立皇后。选了好久日子，才得二人，一是崇绮的女儿，一是凤秀的女儿。崇绮的女儿已十九岁，凤秀的女儿年只十四岁。在慈安太后的意思，以为崇绮的女儿端庄谨默，很想册立为后；在慈禧太后的意思，却因凤秀的女儿姿性敏慧，容貌婉丽，也想册立。两宫的意见既不一致，一时便觉得很难解决起来。慈禧太后心想：“立后不是草率之事，倘然自己的意见不能达到目的，那么，自己将来的主张，也万难贯彻的了，自己到了这般地步，岂不落在慈安之后？前途茫茫，便将发生危险。但慈安乃是嫡母太后，自己虽是皇上生母，论起嫡庶来，名分攸关，总是敌不过她的。况且立后的主权，应该嫡母太后做主的，自己倘要和她争论，便好像以卵击石，也难得朝内王公大臣们的赞同。不如出一奇计，使得慈安没话可驳，才能了却一桩心事哩。”

慈禧太后左思右想了半天，把主意想准。

次日上朝，慈安太后先发言道：“现在皇上已到了大婚之年，选得崇绮和凤秀两人的女儿，在我东宫的意思，拟将崇女册立为后，但在西宫方面，却属意凤女。我想立后乃是皇上百年大计，不可草率，所以我也不能固执，特命你们王公大臣详细商议才是。”慈安太后把话说出以后，早有恭王伏地叩奏道：

“皇上选立正宫，原是东宫老佛爷做主的，既是东宫老佛爷主意已定妥，臣等也不必再说什么话了。”恭王说着，许多王宫大臣们也随声附和。慈禧太后听恭王果然不出所料，人人附和慈安，言语之间，没有一人是赞助自己的，心想事既如此，不如将计就计，便道：“东宫太后想把崇女册立为后，

我在西宫方面，原无不赞成之理，不过比较起来，崇女实远不及凤女哩！

现在既因此事，咱们两宫的意见不能一致，我想不如由皇上自己斟酌，凭皇上喜欢立谁，咱们便立谁为后。这种办法，不知道众卿意见如何？”恭王等听着，忙的都叩奏道：“如此足见两宫老宫老佛爷洞明大义，不把己见为从违，臣等怎敢不遵。”

慈安太后见着这种模样，心虽知道立后原是自己的主权，现在大权旁落，未免损失权利。但慈安却是贤德的人，以为只须有利大局，何必定要固执己见，所以也便满口应允。

看官们看到这里，或许要误会起来了，以为这桩婚姻，同治皇帝利用两宫太后的意见不一，便可